

豔異編

十六終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17870 |
| 冊數   | 16 ( 16 ) |       |
| 函號   | 附         | 3 6   |

續  
十六  
終



新鐫玉茗堂續豔異編卷十三

鬼部一

一〇五秋英傳

韓夢雲福清諸生也嘉靖甲子授經於邑之藍田道過石

湖由見遺骸焉哀而掩之其夜宿於藍田書舍忽聞異香

滿室頃之一童子入門投刺曰娘子奉謁夢雲愕然則麗

人已立燈下歛衽而拜曰妾薨里之纍也委身少莽二百

年於茲矣君子厚德惠及骸齒靜言感念啣結焉忘偶作

小圖用伸寸報遂出袖中彩障一軸以遺之題其標曰萬

鳥啼春夢雲聲折拜受因詢其家世麗人曰妾楚人也姓

乘得快

四字中  
合意不

王氏名秋英。澹容其別號也。父曰德育。元至正間以兵曹郎參軍入閩。妾從父之任。見執強寇。至石湖山。不忍受污。投崖而死。曩者車騎臨况。躡踵相從。此亦夙世因緣。非偶爾也。因與夢雲共談言。如懸河。夢雲曰。卿能詩乎。曰。惟先生命。於是啓齒微吟。曰。咄咄復咄咄。二百年來滯閩越。回頭往事付空華。淚逐西風寒刺骨。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葉隴襄歸海上。風煙驀地起。一家骨肉隨流水。渺渺殘魂寄碧岑。花開花落古猶今。相逢此日無它物。贈爾平生一片心。夢雲擊賞久之。遂申伉儷之私。枕上作滿江紅一闋。曰。偶度銀河。霎時間雲收雨歇。枉做了。叢莽溪頭。一場

轟烈。江山風雨百年心。家國存亡千里月。媿今宵勾引蔓藤。又添淒切。煙花耻應難雪。雲雨債何時滅。只為塵緣把白瑜玷缺。高唐夢裡情如海。望帝山中淚成血。羞覩着嫦娥長自在。璫瑤闕北。曉起謂夢雲曰。妾以感遇之故。失身於君。惟君始之終之。君之惠也。不者曲且在君。妾何敢言。遂飄然而去。自是數日一至。則究校經籍。揚榷古今。意灑如也。是歲之冬。夢雲歸自藍田。獨坐於其家之小樓。秋英遣向者之童子遺以詩曰。朔風振撼似瀟湘。滿卦歸鴉噪夕陽。不見王孫停駟馬。惟聞牧豎喚牛羊。荒野水悲長夜懶。髣髴容怯凍霜漠漠陰雲愁黯黯。幾時相對一爐香。

迎送  
學曲畫

夢雲乃以除夕設主於樓薦以酒饌其夜秋英盛妝飾而  
至與夢雲燕飲酒酣凭雲肩作臨江仙一闋曰燈火滿城  
鳴竹爆家家收拾殘年春陽初轉動朱絃金爐香幾縷裊  
裊散輕煙又人事天時又一歲迎春送臈開筵多情杯酒  
更烹鮮殷勤斟玉斝相對淚潸然明年寒食夢雲復携雞  
黍過秋英墳上少頃秋英至設席籍地謳唱相和夢雲以  
巨觥酌秋英曰今日之樂千古一時可無片詞以紀盛事  
於是秋英乃作瀟湘逢故人慢一闋曰春光將暮見嫩柳  
拖煙嬌花帶霧頃刻間風雨把堂上深恩閨中遺事鑽火  
留錫都付却落花飛絮又何心挈壘提壺闔少踏青載路

暮景生  
動

無前  
後語  
被生死  
關頭

子規啼蝴蝶舞遍南北山頭紙灰綠醜奠一丘黃土嗚呼  
角飄零湘陰淒楚無主泉扃也能得有情雞黍畫角聲吹  
落梅花又帶離愁歸去因謂夢雲曰妾懷君之子今將免  
身矣當產君家食以生人乳少許乃可育於人間也遂與  
夢雲並轡同歸夢雲妻子皆安之客有問及澹客前身者  
以詩答之曰地老天荒一化人寒煙衰少度芳晨真真渺  
渺無生死豈有前身與後身其二曰乳乳瘦鬼濯寒流偶  
為塵緣世外遊莫道此生原不滅生生滅滅一浮漚後月  
餘產一丈夫子時乙丑年四月十八日也夢雲妻聞之大  
喜徧覓人乳以食之於是里人求觀者如堵矣秋英乃謂

夢雲曰，神奇之事，愚者駭焉。兒育於君，恐招物議，妾當歸楚，寄兒於楚人。後十八年，圖與相見，未晚也。乃作留別詩曰：兩年驪會夢，竟中聚散人間似。轉蓬歲月無情催去，燕關河有信寄來鴻。劍沉延浦光，終合瑟鼓相靈調。自工它日扁舟尋舊約，夕陽踈影楚雲東。遂將兒孳瓦升屋而去。忽一日遺夢雲以詩曰：處處青山叫子規，家家乳燕鑄芹泥。獨憐知己千山外，遙望白雲雙眼迷。是後每歲巧夕，一過小樓，嘗作滿江紅一闕曰：葶暑誰收，秋聲報，梧桐一葉。又聽得蛩泣階除，雁啼沙磧，清光王宇本無塵。無奈妬雲遮素魄，意難忘，倏忽馭飈輪。尋舊約，柳風踈歡情，折芙蓉露。

好一个信鬼

絕寶

冷離愁結，這滴滴下下，不堪苦咽。夢竟河漢，隔年期骨肉，關山千里別。兩關情極，目楚山雲，龍江月迨至萬曆壬午，遺書夢雲，招之入楚。曰：兒寄湘陰黃朱橋，今弱冠矣。君得無意乎？妾請為鄉道暇間賦得長相思二篇，請教其詞曰：長相思，相思長。獨鶴高飛九迴翔，楚天嘹唳驚胡霜。側身東望淚沾裳，思君問阻天一方。欲往從之河無梁，臨流欲遡川無航。江東渭北恨參商，安得共此明日光。長相思，相思長。其二曰：長相思，相思長。寒虫唧唧九迴腸，中夜為君起。徬徨期君不至，倚胡床。衰少澹煙漫隴，襄願言載道歷盤塘。扁舟一葉過武昌，身隨鴻雁度衡陽。無令戚戚滯湖。

湘長相思，相思長。是年夢雲不果行，明年乃行。自洪塘買舟，秋英已先至矣。與之同寢處，它人莫見也。及至湘陰，果有黃朱嬌者，湘陰豪宗也。有三子曰：鶴筭、鶴齡、鶴鳴。鶴筭得之神女，叩門授兒，忽不見。以白布裹兒也。而題以血書曰：血書尺帛，裹兒抱送君家，好護持。乙丑之年，辛巳月甲申日，壬丑初時，閩生楚長人，非幻陽氣陰胎事，亦奇莫道。螭鈴難似我，恩深還有報恩期。末書十八年後，閩有韓夢雲來，此其子也。及夢雲至，相視愕然。夢雲具道其詳，朱橋大駭。鶴筭持父哭，幾不自勝。是時鶴筭已婚易氏女，不能從父之閩。夢雲遂留之二十日而別。秋英乃從夢雲入

此書非血何以動人

閩。閩士大夫及當道諸公往來，玉融卜事求詩者踵相接也。萬曆癸巳年秋，英謂夢雲曰：妾以冥數得侍巾櫛，不自韜斂，籍籍人間。今者賓客如雲，答之則事涉漏洩，不答咎且歸君。然亦塵緣已盡，吾將從此逝矣。夢雲及妻子聞之，驚愕挽留。秋英亦揮涕而別。於是合家皆號慟，為之舉喪。今遂寂然。

### 遊會稽山記

天順年間，有鄒生者，名師孟，字宗魯，慶元縣人。年二十一，丰姿貌美，善會吟咏，博學才高。素聞杭州有山水之勝，西湖之景，遂乃令僕攜棗囊書劍以往觀之。凡遇勝跡名山，

二場異  
事到此  
一杯淡

晚景半  
盡

琳宮梵宇無不登臨遊之。又聞會稽山以為天下第一奇  
觀。遂策馬往遊。愛其秀麗。下馬步行。進不知止。頃間斜陽  
歸嶺。飛鳥爭巢。天色將晡。退不及還。正踟躕間。忽然叢林  
之內。燈燭熒煌。漏光盈戶。生意為庄農所居。乃隨其光。疾  
趨投宿。至彼則門戶鬼峩。街衢整潔。蒼松翠竹。交雜左右。  
乃一巨室也。俄有一青衣童子自內而出。鄒生近前而揖  
曰。失路至此。欲假一宿。未知尊意如何。青衣入報。出復命  
曰。王母已允。請先生入內相見。生隨之而進。只見疊榭重  
樓。麝蘭馥郁。引至中堂。但見一少年美人。盛粧危坐。其顏  
色如花。見生降榻。祇迎。生女相見。禮畢。分賓主而坐。青衣

一詞  
嫺可人  
復凄凄  
苦人

遂捧茶至。茶畢。美人啓唇致問。鄒生實告鄉貫姓名。美人  
即呼侍妾設酒以待。但見殺醴馨香。迥異塵俗。傍立二美  
姬。身衣錦繡。手執檀香拍板。歌天仙子詞一闋。以侑酒。詞  
曰。金屋銀屏。疇昔景唱徹。雞人眠未醒。故宮花落。夜如年  
塵掩鏡。笙歌靜。往日繁華。都是夢。天上曉星先破暝。明  
滅孤燈。隨隻影。翠眉雲鬢。麝蘭塵空。嘆省成悲哽。無數落  
紅堆滿徑。歌訖。美人遽止之。曰。勿歌此曲。徒增傷感。生起  
坐致問。曰。僊娃高姓。閩閩何郡。郎君倚人。美人顰蹙。曰。妾  
本姓花。名喚麗春。臨安府人也。僑居於此。二百餘年。先夫  
趙襪。表字咸淳。與妾為夫婦。十年而卒。妾今寡居。誓若有

續世編  
卷三

人能詠四季宮詞者以稱妾意不論其門戶高下即與成婚杳無其人不知先生能之乎生曰但恐鄙陋有污清聽遂濡筆而吟四絕云其一曰花開禁院日初晴深鎖長門白晝清側倚銀屏春睡醒綠楊枝上一聲鶯其二鎖窗倦倚髻雲斜粉汗凝香濕絳紗宮禁日長人不到笑將金剪剪榴花其三桂吐清香滿鳳樓細腰消瘦不禁愁朱門深閉金環冷獨步瑤階看女牛其四金爐添炭燭搖紅碎剪瓊瑤亂舞風紫禁孤眠長夜冷自將錦被傍薰籠下筆立成四景宮詞不加點綴美人曰詠出宮詞若身處其地者真佳作也妾今芳年無主形影相弔幸遇君子才華出眾

若在絳紗中更有濕者

侂爾句少情風流句多韻

妾不違誓願托終身君亦不可異心妾身更無外慕從茲借老永效于飛生起致謝已而夜靜酒闌彼此忘懷笑語歡謔挨肩携手淫情各熾遂入室解衣就寢雲情雨意兩相歡合口送丁香極盡綢繆美人就枕上吟詩一律詩曰幽閉深宮幾度秋粧臺塵鎖不勝愁故園冷落凌波襪塵世經添海屋籌陰侂儷諧陽侂儷新風流是舊風流追思向日繁華地盡付湘江水上漚自是生與美人情好日密每旦令生居於宅內不容出外將及一年矣忽日美人對生語曰燈前對酌盡此之歡淳然淚下如雨生曰深蒙不棄俯賜玉成雖六禮之未行諒一言而已定仙娥何故發



不福人  
還葬仁

悲美人曰本欲與君共期偕老不料上天降罰禍起蕭牆  
 今夕盡此一歡明朝永別君宜速避不然禍且及君生固  
 問之美人終不肯言但悲咽流涕而已生以溫言撫慰復  
 相歡狎美人長嘆吟詩一律詩曰倚玉偎香甫一年團圓  
 却又不團圓怎消此夜將離恨難續前生未了緣艷質  
 成蘭蕙土風流盡化綺羅煙誰知大數明朝盡人定如何  
 可勝 迨次日黎明美人急促生行生再三留意不勝悲  
 愴 數里忽然玄雲蔽空若失白晝生急避林中少頃  
 雷 作霹靂一聲火光遍天已而雲散雨收生復往其  
 處 之則華屋美人不知所在只見傍邊有一古墓被雷

所震枯骨交加骷髏震碎中流鮮血生大恐懼急尋舊路  
 回至寓所詢問諸人鄉人言曰此處開有花麗春者乃宋  
 度宗之嬪妃其墓亦在此山之側生因憶其言所謂姓趙  
 名堪即度宗之諱名而咸淳乃其紀年又况宋之陵寢俱  
 在此山而自宋咸淳年間至我朝天順年間實在二百餘  
 年其怪即此無疑矣急治裝具回至慶元縣備以前事白  
 之於人眾皆驚異生感其異情不復再娶後修煉出家遊  
 雲夢各省將家業廢盡遂入天台山再不復返不知所終  
 矣

趙合

進士趙合貌温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觀物悲歡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砂磧中骨半醒月色皎然聞沙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鬢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徃省焉道遭党羗所虜至此擄殺刼其首飾而去後爲路人所悲掩於沙內今經三載知君頗有心義儻能爲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粉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囊中伺旦俄有紫衣丈人躡騎而至

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咨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分守五原爲大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數十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壕晝夜攻擊城中負戶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捍禦之兵纔二千激勵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建獨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奇定計其樓立毀羗酋愕然以爲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燒吾且爲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鈎上及太陰稍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云以夜攻城城中懾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

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兩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遇昏悔，群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墻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嚴寒，來日冰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羗酋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羗號泣，誓請還前虜掠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邠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羗酋乃遙拜曰：此城內有神將，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虜去。以此利

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賞罰無章，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延陵韋大夫舊築一堤，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峩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為羗胡之賤隸。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為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曰：君為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饑死萬人，老幼

續豐異錄 卷三  
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及明日道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家，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爲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

虞秀才

陸次孫家閭門下塘，有琴川吳氏，儻其旁室居焉。其女美而知書，解詞曲，雅好樓居，倚闌吟眺，甚適也。既而徙上塘，過期不偶，憂思成疾，死死後五年，次孫延崑山虞秀才廷

臯教子，館於此樓。一旦戲謂虞曰：此吳家小娘子所居，餘香猶在也。今君孤眠長夜，得無憐而至乎？虞年少，子聞之恍然，迨夜入房，則此女在燈下，遂神迷心蕩，相與綢繆，自入無夕不至。後雖白晝嘗見其在旁，久而病瘵日甚，其父亦授徒它處，亟來叩之，不言。固問始吐實，云：陸次孫害我，父驚惋，具舟遣歸。女已在舟中矣。歸而坐臥相隨，妻雖同牀，弗能問，未幾竟死。

父... 亦... 人無... 壯... 香... 事...

新鐫玉茗堂批選續豔異編卷十四

鬼部二

○褚必明

鎮江褚必明醫人也少業舉子弗偶乃棄儒業醫明岐黃之精蘊察藥餌之君臣遠近迎接者絡繹於道一時稱國手云正統乙巳因視疾往遠村歸抵中途天色已暝俄大雨如注雷與電交作必明甚怖不能前進俄見路傍一叢林翁薈可依疾趨避之至則昂然一居所且燈燭有光必明見之大喜過望隨扣其門忽見一丫鬟秉燭而出問曰客何來必明曰夜深迷路且值暴雨欲假宿耳丫鬟喏喏

引至中堂入報少頃一女盛粧出迎花容壓西子月貌賽  
 姮娥丰采動人異香滿室年可十八九接必明叙禮畢坐  
 分賓主言詞舉止悉中矩度茶罷女起問曰官人尊姓閣  
 闕何居必明揖曰僕本郡鄙人以醫為業因遠視疾迷路  
 至此暫借貴宅一止宿未審容否女即首肯之既而泣下  
 曰妾早喪嚴君鴛幃失偶即今春秋十八矣每因時而感  
 嘆恒觀物以傷情詩云趯趯阜螽嘒嘒小蟲微物遇時常  
 能感興矧人為萬物之靈反獨守閨房而空老耶妾之慨  
 嘆者殆此耳必明聞言大悟乃徐言曰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青春易失良晤難期且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詩咏關

引喻有

道李中  
露風騷

雎易首咸恒河間女子非不足稱而西廂佳人尤企仰止  
 耳娘子年芳美貌何患無配倘不棄鰥生取效魚目之混  
 珠也女笑而謝曰誠良緣事出天定非人耳即攜生手共  
 至寢榻見壁中挂採蓮曲一幅曲乃女所自製者生朗誦  
 之曲曰采蓮朝下湖西曲短袂輕綃闌粧束小紅艇子駕  
 雙橈蕩破搖搖鏡光綠荷葉荷花颺錦雲鴛鴦兩兩護波  
 紋荷錢却喜似儂鈿藕絲還愛似儂裙湖頭昨夜西風雨  
 沙嘴新添三尺水翠倒紅翻相向愁波心半露青蓮子采  
 蓮復采蓮回船正迎浪不惡歸去遲只嫌明月上明月團  
 圓湖水秋清光滿面照人羞郎家只隔湖南宅咫尺橫波

明月何  
辜以此  
代罪

續豐具編

卷四

上

日夜流。湖南復湖南。彼岸石頭巖。欲上無由上。掩面空自  
慚。閱誦既畢。深贊其妙。遂解衣就寢。極其歡美。彼此繾綣  
之私情。固有不待言者。久之。女復請曰。與君一夕夫妻。猶  
勝百年姻眷。君它日過此。毋忘舊情可也。生心疑其言。已  
而聞雞鳴聲。女辭起。生復就睡。夢中不覺。一張日。但見天  
色爽明。日光映體。亟起視之。乃坦臥於一荒塚間焉。

赤丁子

牟穎洛陽人。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  
見一發露骸骨。穎甚傷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  
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疆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

字法孝

取名不

平事。因與同輩爭。遂為所害。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  
露。蒙君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為兇勇人。死亦為兇勇鬼。若  
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應君。指使我。既得  
託於君。不至飢渴。得令君所求。猶志也。穎夢中許之。及覺  
乃試設祭嚮之。暗以祈禱。夜又夢。曰。我已託君矣。君每  
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  
遂每潛令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致富。有金寶  
一。穎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  
至夜半。忽自踰垣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  
本無心。忽被一人禽我。至此。恍如夢覺。不知何怪也。何計

却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憐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婦人至家，後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即却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穎，有此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白我，我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却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再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此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籙禁

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穎宅，禽捉穎，乃携此婦人逃，不知所之。

### 趙慶雲

天水趙君錫，富而好禮者也。側室有一女，名慶雲，年及笄，未許，字聰明，美貌出於天然。父母鍾愛之，於後園中構屋數椽，扁曰「百花軒」，女居其內。嘗題詩於白壁，曰：「千紅萬紫競紛芳，正值清明景艷陽。春意不容輕漏泄，任它蜂蝶往來忙。」時深秋之節，草木黃落，景物蕭條，慶雲不勝悽愴，因散步後園，用以自適。過太湖石畔，俄見隔壁一少年，聰明卓犖，休誇宋玉之才，俊雅風流，不下潘安之貌。問其年可

窮恐心  
不應口



符來什  
三字應  
看自身

十六七而已。往來竊視，幽情滿然。女雖不以介懷，然而春  
心飄蕩，深有不能以自拘禁者。自此慶雲日往園中，則少  
年日在窺矚，彼此目成既久。一日慶雲以白羅香帕擲與  
少年，少年以水晶扇墜復之。吟曰：花下遇喬才，令人倍愴  
懷。女曰：鵲橋今夜駕，專待粉郎來。是夜女獨俟於門側，侍  
妾悉屏去，甫漏盡，少年果至，相與攜手而入，解衣就寢，極  
其歡娛。雖世所稱魚水相投，膠漆孔固，莫是過也。一夕女  
與少年酌於花下，金風乍起，秋思爽然。少年乃歌秋風詞  
一闕，詞曰：秋風蕭蕭兮，雁南歸。中木黃落兮，夕露沾衣。明  
月皎皎兮，照我帷。蟋蟀在壁兮，吟聲悲。嗟予山中之人兮，

大容易

喻景事  
切不是  
泛然寫  
愁

猿穴與居，悵獨處此兮。情莫能娛，懷佳人兮。路修阻而莫  
隨，涉川無梁兮。登山無車，歲冉冉其逾邁兮。曷云能來，念  
管者之歡會兮。今焉別離，愛而一見兮。使我躊躇，女亦口  
占一律以答云：小衾孤枕興蕭然，蟋蟀微吟近枕邊。千里  
有緣誰約信，幾秋多病只高眠。殘螢澹月梧桐影，孤雁西  
風鴈炬煙。人道少年行處樂，我今惆悵酒尊前。吟畢盡歡，  
自是旦去。暮來，倏經半載，而慶雲日見其眉鎖春愁，臉消  
粉黛，神思恍惚，肌膚疲弱，病覺深矣。父母怪問其故，女終  
不答。忽云：郎君至矣。遂昏沉半晌，君錫知其為鬼祟所惑，  
乃潛於臥處窺之，直更餘見一少年自外而入，撫女曰：慎

勿以此情泄於汝父母萬一不謹不惟貽累於我抑且取  
罪於汝汝之症將久而自愈也女唯唯而已臨別少年曰  
會晤難先期居諸不再得女應聲曰今日百花亭明朝何  
地客少年泣別而去君錫乃尾之至後園桑下而沒翌日  
令人伐木發其地得一伏尸儼然若生者狀君錫怒斬其  
首而焚其骸骨夷其故址少年遂不復見而女病亦尋愈  
矣

鄭婉娥傳

洪武初吳江沈韶年弱冠美姿容嘗遨遊襄漢間坎於九  
江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韶偕陳梁二生同訪琵琶亭吟

無異的  
齊想都

好偏酒  
酒畢竟  
為酒誤

白司馬蘆花楓葉之篇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引睇四  
望徘徊久之於時月明風細人靜夜深方取酒共酌聞月  
下彷彿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三人相顧錯愕梁生  
戲曰得非商婦解事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喚今  
日豈得容易呈身哉陳生曰老大蛾眉琵琶哀怨縱使尊  
前輕籠慢撚適足以增天涯淪落之感豈能醉而成歡耶  
韶曰且靜聽之良久而寂酒罷回船竟莫知其何故獨韶  
送宥好事多情翌日往究其實躊躇之間了無所見興闌  
體倦方欲言還忽奇香馥郁縹緲而來韶異之延竚以俟  
茶頃一麗人宮粧艷飾頰頰天仙二小姬前導一持黃金

吊爐一抱紫羅繡褥，冉冉登階，意必貴家宅眷，臨賞於此。隱壁後避之，小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坐。顧姬曰：何得有生人氣，無乃昨夕狂客在是乎？韶懼其使人搜索，趨出拜見，且謝唐突。麗人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但諸郎夜來談笑，以長安娼女浮梁商婦見目，無亦太過乎？韶倉卒莫知所對，麗人呼使同茵，辭讓再四，固命之，乃就席。因問姓氏，麗人曰：欲陳本末，懼駭君聽，然吾非禍於人者，幸勿見訝。妾偽漢陳主婕妤，鄭婉娥也，年二十而死，殞於近亭，二侍女，一名鈿蟬，一名金雁，亦當時之殉葬者。韶素有膽氣，兼重風情，不以爲怪也。麗人曰：妾沉鬱獨居，

是个丈夫

無以適意，每於此吟弄，聊遣幽懷。詎意昨宵爲諸郎所據，敗興浩歌而返。今幸對此良宵，復遇佳客，足以償矣。使鈿蟬歸取酒，殺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郎憶之乎？即昨日所謳之念奴嬌也。詞曰：離離禾黍，歎江山似舊，英雄塵土。石馬銅駝，荆棘裏，閱遍幾番寒暑。劍戟灰飛，旌旗烏散，底處尋樓鶻。喑鳴叱咤，只今猶說西楚。憔悴玉帳，虞兮燈前，掩面淚交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曲愁腸，慢苦梅瓣，凝粧楊花，翻曲回首成終古。翠螺青黛，絳仙慵畫眉，嫵歌竟勸韶盡飲。數盃後，韶豪態逸發，議論風生，與麗人談元末羣雄起滅事，歷歷如目。覩且詢陳王行事之詳，麗人淒

讀之令人銷盡雄心

可匹世說傷逝

然泣數行下，泣已收，淚曰：且談風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懷抱作惡耳。因口占一詩曰：風檻龍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夢魂中。黃蘆晚日空殘壘，碧少寒煙鎖故宮。隧道魚燈油欲盡，粧臺鸞鏡匣長封。憑君莫話興亡事，淚濕胭脂損舊容。誦而索和，韶即依韻，磨以酌之曰：結綺臨春萬戶空，幾番揮淚夕陽中。唐環不見新留襪，漢燕猶餘舊守宮。別苑秋深黃葉墜，寢園春盡碧苔封。自慙不是牛僧孺，也向雲階拜玉容。麗人喑喑曰：可謂知音。於是促席暢飲，共宿於庭。相與講歡，一如人世。少焉，天上啼鳥，城頭鼓歇，兩人扶攜而起曰：今夕當歸舍中，謀為久計，不宜風眠露宿。貽俗子。

感慨興亡令人欲涕

輩嗤笑，韶頷之，亟返逆旅。則陳梁二生繫候開舟，乃給曰：昨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它故，不得同行矣。二生信之，執手而別。韶是晚再去，金雁已先在矣。遂導過亭北竹陰中，半里餘，見朱門素壁，燈燭交輝，纔及重堂，麗人迎笑，出紫玉杯飲，韶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勸郎，意亦不薄矣。宿留月餘，不啻膠漆。一夕麗人語韶曰：妾死時，偽漢方盛，主寵復深，故玉匣珠襦殯送極一時之富貴，幽宮神道，墳塋備一品之威儀，是致五體依然，三魂不昧。向者廬君愛女，南極夫人，偶此嬉遊，授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為之既久，不異生人。夜出晝藏，逍遙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勤勤滴

其符果異

其態動

有得死 比破

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韶如言求乳以潤其兩背屈指三旬歛然能步或同攜素手遊衍隧中或並倚香肩笑歌亭上韶迷戀情深鄉間念淺春來秋去四載於茲雖比目並遊之鱗戢翼雙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婉戀也是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潛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之初則隱忍弗言繼則舉聲大慟韶懈解萬方乃一啓齒曰與郎真契盡在來朝故不覺悲傷至此耳韶聞言悽惶感愴欲自縊於隧間麗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質未化倘沉溺世緣致君非命冥司必加重譴彼此牽纏何時是了兼之定數舉莫能逃縱曰舍生亦為徒死韶乃止金雁釧蟬

輩亦依依不忍捨咸設飲食與韶送程既曉麗人奉赤金條脫一雙明珠步搖一對付生曰表誠寓意觀物思人再會無期願郎珍重親送至大門之外掩袂障面而還韶猶悲不自已殘淚盈眶顧盼之間失其所在乃重尋原店收拾歸家數月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房縣方咎韶負約韶密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搖示之乃驚曰此非塵土間物奇寶也誠子之遇仙矣知此事者惟梁生一人故生有琵琶佳遇詩并附於此詩云憶昔少年日加冠禮初成春衣紫羅帶白馬紅繁縷吳中自昔稱繁華迴還十里皆荷花窺紅問綠謝遊冶與余共泛星河槎星槎留連益浦邊

遲叙有景

空亭醉訪琵琶絃。銀篦擊節不堪聞。錦被生塵殊可憐。廬  
 山月下猶未去。娉婷玉貌湖邊遇。追隨鈿雁雙嬌嬈。直入  
 金屏最深處。春風東來綻牡丹。洞房香霧滃淑蘭。含情慣  
 作雲雨夢。鴛枕生愁清夜闌。前朝佳麗誇環燕。圖出千人  
 萬人羨。大真顏色趙肌膚。繡帳懸燈幾回見。情緣忽斷兩  
 分飛。歸來如夢還如癡。縹囊留得萬金贍。悽涼忍看徒傷  
 悲。徒傷悲難再得。當初若悟有分離。此生何用逢傾國。韶  
 從此不復再娶。投禮道士周玄初為師。授五雷斬勘之法。  
 往來兩浙間。驅邪治病。禱雨祈晴。多有應驗。後失所在。近  
 有人於終南及嵩山諸處見之。疑其得道云。

非深情入道不

馬仲叔舟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志都  
 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遂與之  
 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  
 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  
 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為天相與也。志都  
 後為南郡太守。

日遊所南人父為青瑛太滄副當長... 日遊不幸夫去... 有人惡神... 疑其得道云

三趙失舟

淳熙十二年趙宗室叔姪二人自臨安調選... 吳興過溪中一灘午風大作... 死適一籠漂至則叔之誥勅袍靴之屬也... 至一籠則二姪文書在焉... 行見田父荷鋤治地以昨事告之父曰... 三趙行訪則法師亦宗室素相善者... 何能壞舟是必有異吾術制神鬼立可知矣... 門詢昨為祟者即此田父也... 一二皆分屬鬼家矣法師怒曰汝既溺舟又取所賫安得

逃罪對曰其黍爲當界土地前此奉城隍司牒命覆此舟  
舟中物皆據牒交領惟三人誥命書制非籍中所載旋送  
還之矣牒存可驗法師取而視之果然

張生

張餘慶年十四其老僕王某有女年十三而美嬉戲相得  
曰吾它日爲官則以爾爲次夫人至女年十六有孕未產  
王某夫妻俱不知其爲餘慶姪也令之自縊女哀哭乞命  
而餘慶竟不之白迨死焚尸但日夜飲泣而已嗣後餘慶  
常見此女紅裳綠衣于靜中現形及餘慶將娶見女賀曰  
大舍成親乎吾當以一白羊相贈及成婚三四旬餘慶于

枕下扶一人臂以爲妻也問妻而妻不知乃于密室獨處  
時見其來然不及亂後病則盛粧而至登榻求合不能拒  
也乃祖延一道者教以修煉道者對榻聞其夢中作呓嘍  
聲揭被視之則遺精矣道者再三問故以告道者愠曰君  
誤我事我術每三月必調攝見效而誰知君有此哉乃向  
空祝曰若張生陽壽合終小娘子今夕再至若不當天則  
舍之何如是夕餘慶復見此女力求歡合餘慶坐以揮之  
三夕不就枕又十五日而亡年僅二十九

來儀

高郵張同知里中有王氏女以夫貧不能娶而死女亦自



縊張嘉其節，爲言于有司，欲表其閭，未之竟也。張有僕名來儀者，年弱冠，使之運小舟，旋風大作，舟幾覆者數日，忽見空中一宮粧女子下，有二僕青衣小帽，號曰先鋒，一名張寶，一名王友，宣言曰：我天仙織女也，愛汝俊少，願爲夫婦，來儀不從，欲執而鞭之，不允，乃去。明日又至，如是再三。張疑擬曰：來儀得非因里中王氏故，感怪耶？言已，此女即傳言我非織女，寔王氏女也，感汝厚意，故來就汝，汝何用固辭？張乃爲文祭女子，汝弃生全節，方得鄉譽，奈復自污，甘人唾罵，汝必不爲，或它鬼假托汝名，汝亦不可不訴諸天，曹治之以清汝跡，祭畢，女不復至。

鬼國母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僧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餘年，累資千萬，淳熙中，遇盜同舟盡歿，楊墜水得免，逢木抱之，沉浮兩日，漂至一島，登岸信脚所之，入一洞中，男女多裸形，雜沓聚觀，一最尊者稱爲鬼國母，令引前，問曰：汝願住此否？楊無計逃生，應曰：願住。母即命鬟治室，合爲夫婦，飲食起居，與世間不異，或旬日，或半月，常有駛卒持書至曰：真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母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它日，楊亦請行，母曰：汝凡人不可，楊累懇，母許之，飄然履虛，如躡烟雲，至一館宇，優樂盤肴，極爲豐潔，母正位而坐，引

楊伏于卓幃，戒之屏息勿動。移時庭中焚楮，哭聲齊發。審聽之，即楊之家人聲也。乃從卓下出，家人皆以爲鬼。惟妻泣曰：汝没于海中二年餘，我爲汝發喪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做道場。何由在此人耶？鬼耶？楊曰：我原不存死，具道所遇曲折。妻方信之，鬼母在外招呼，繼以怒罵。然終不能相近。少頃，宗然。楊乃調藥數歲，頂項始復本形。

僧智圓

鄭餘慶知梁州時，有龍興寺僧智圓，善持禁鬼術，制邪理病如神。候門者日數十人。後老稍倦，鄭頗敬之，因求往城

東隙地，起少舍，而屋有沙弥二人，伏役數年。有布衣婦人，甚端麗，至階作禮，泣曰：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病危，乞神師特救。僧曰：貧僧老倦，請母就此。婦人再三泣請，且言母病亟，不可扶舉，許之。婦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庄，但訪常十娘是也。僧詰朝如言訪之，不得。乃還。明日婦人復至，僧責曰：昨我遠赴約，不意差謬如此。婦人曰：只去師所二三里耳。僧怒曰：老僧衰暮，决不往矣。婦人乃大聲曰：旣作慈悲，何難此耶？今須去。因上階牽僧臂，僧亦疑其非人也，以刀刺之，即一沙弥死矣。僧遽瘞之。是日有人俗報沙弥之死于其家人，家人即詣僧，僧猶給

焉家人遂訴官鄭公大駭僧曰此宿債也有死而已但求假七日得歸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撮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于壇上言我類所求食處輒爲師所破沙弥且在若設誓必相還也智圓設誓婦人喜曰沙弥在城南古丘中僧言于官吏如言尋之沙弥果在神已痴矣發棺中尸乃一茗帚也僧自是絕其術

唐儉

唐儉過洛城渴甚見路旁一室有婦人向明縫襪因乞漿焉婦轉別室取漿儉視其室無厨灶也問之何不置火婦曰貧無以炊側近求食耳言未已即縫襪如故觀其意緒

甚忙也又問之曰妾夫薛良貧販者也妾謹事舅姑十餘矣明早吾夫將來故忙耳儉微挑之堅拒不答儉媿謝之致餅兩軸而行明晨因遺失要書復反則途遇貨師薛良之柩也儉駭異隨至墓所即昨之路旁耳及啓穴塋良見良妻棺上有餅兩軸新襪一雙即問其死之年葬之地信勇姑之側也十餘年矣儉遂東去舟次揚州州有二墓一太湖令韋璋之子葬已十年一江都尉裴興之愛妾葬明年適值兩發其棺則韋之一履在妾棺中妾之一履在韋棺中韋父大歎妾夫唾罵儉訊之因知其未死前之通奸者儉思念曰貧販之妻死猶有事舅姑之心逾寵之妾既

一死而姦心不已。况于生乎。信士君子不可厚于此輩。而薄薄妻也。

新鑄玉茗堂批選續豔異編卷十五

但異部

○鈕婆

有原委

鄂州司法關某有傭婦人姓鈕年長謂之鈕婆并有一孫

名萬兒關氏子名封六年俱五六歲關氏亦優視萬兒焉

每封六製一新衣即將故者與萬兒鈕婆忽怒曰皆是小

兒何貴何賤而彼衣皆新我兒獨舊甚不平也關妻曰此

吾子爾孫僕隸耳吾念年齒相類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

理鈕婆笑曰二子何異乎關妻曰僕隸那與好人同鈕婆

曰審不同吾請試之遂引封六及其孫悉內于裙下着地

關鍵處

按之封六卽與萬兒無別乃曰此卽同矣關妻大懼與司  
 法同請仍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復還封六本形關氏始另  
 居鈕婆陽厚待之陰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戶下  
 以鏹擊之中腦有聲而窺視其形乃數尺栗木也關氏夫  
 妻大喜命斧砍而焚之鈕婆又自室中出矣曰郎君何戲  
 之酷耶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鄆州之人知之關不得已將  
 白于觀察使已見有一白于觀察使者卽已之身形面貌  
 也懼而歸家中已有一已之身形面貌者先歸矣妻子莫  
 能辨又哀求鈕婆始兩關身復合爲一自此鈕婆在關氏  
 數年無敢患之者

奇弄人 鈕婆

眞形現了

鈕婆何其

好轉折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中交游多惡少鄰人  
 王氏有女劉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年仍遊楚中與舊交  
 晝獵夜飲一日于郭外十餘里見墓棺暴露夜歸飲酒雷  
 雨忽作是日王氏女暴卒于家雷雨失屍莫知之也衆見  
 雷雨纔息羣戲曰此時能至壞塚者當設一筵以賞其事  
 劉曰我能之乃取一磚寫列衆名持去墓所夜半方至見  
 有物蹲踞棺上劉視之乃卽王氏女之死屍也劉捨磚于  
 棺上負屍而歸衆方歡飲聞劉有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  
 前則置屍于地屍亦卓立一座驚倒劉曰此我妻也遂擁

天作之 合如此 如此奇 譏

好描寫

好結局

屍同寢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已漸甦矣問所以乃知卽是日暴疾亡者女亦不知屍踞棺上何由也劉遂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聞隣相駭王氏女暴卒未殮因雷失屍乃始告王氏成婚焉

○大曆士人

唐大曆中有士人獨行到鳳皇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閑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牀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歛照牕風起漸覺霜寒逼玉牀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鸝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

字短心長

驚。牕間總有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快禽聲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分

二語少

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年竝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獨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臥

買醉二字有狂態若云買酒便塵矣

病匡牀香屢添夜深猶有一絲煙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垂羅薄似煙忘却閨中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

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采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無

所見

○王守一

王三數也守一抱一也

乾坤壺也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其藥神効人皆德之然人求其藥而或不之與人不求藥而或強與之有柳信者其子弱冠忽于肩頭生一肉塊療之不能守一焚香備酒脯若祭祀者乃于壺中探一丸藥嚼傳肉塊復請具樽須臾肉塊破有一小蛇墮地長半尺五采爛然漸長及丈守一將酒盡飲叱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守一即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臂龍

妙哉

另自一天君

一圖天

始不負鯨之之心

此念愈推愈廣

自以為是

大江金山寺有行者素佻健嘗晝寢同袍戲之畫一龍于其臂狀頗逼真行覺曰吾寢而臂出龍豈非天授乎當鯨之以成其異乃以鍼刺而加墨焉積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紋隱起約高一黍米每風雨之夕此龍蜿蜒如動一臂為之搖搖不安行病之他日澡于江江水為之開豁數丈此臂騰掉如非已有者行益以為神時沒水中見龍鱗魚鱗歷歷在目一旦自念曰金山盤踞江心其下疑有根着盍探之乃下投窮至江底見山根大僅數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運臂撼之山為搖危不止屋宇皆動僧怖以為地震焚香祝三寶食頃而定行既登山而竊笑之旬日乃

妖人能  
撼妖山  
妖狀豈  
能告妖  
人乎

為同袍說其實。同袍驚以白長老。長老曰。此妖人也。潛詣鎮江告官。請殺之。官謂誣罔。不為理。僧懼其為已累也。醉行而縊之。行既亡。龍亦頓逝。無靈焉。

○張茂先

書無尺  
讀之理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為建安從事。遊于洞宮。途遇一人。問曰。君讀書幾何。對曰。往古之書。茂先盡讀之矣。其人笑而不應。張見其人。議論超然。心服。惟交隨之。入大石中。則見別是天地。宮室嵯峨。一別室。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一室。則曰萬國志也。室室不同。書名不一。皆世所未有者。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惟一室

此真書

此真秘  
書也

宇高封密。二犬守之。其人指二犬曰。此龍也。內藏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耳。張心樂之。願賃住數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童送出。張訊地名。童曰。瑯嬛福地也。張出。回首視之。但見雜艸藤蘿苔蘚。周圍繞石而已。撫石。復惘惘不忍。遽舍良久。下拜而去。隨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帝使削去。惜哉。

王布女

永真年百姓。王布知書。藏鑑于萬。生女年十四。艷麗聰明。非人凡比。忽鼻孔兩垂寸許。息肉。如阜夾子。根如麻線。觸之。痛入心髓。布為之求醫。不治。偶乞食梵僧。求治。布許之。

靈可久  
居不可  
賃住



但能知  
吾而不  
能讀書  
所以致  
天人來  
而不得  
益 天人之

僧以白藥吹鼻。摘息肉而珍藏之。鼻仍無恙。略出黃水而已。僧不受謝。行疾如飛。少頃一美少年扣門曰。有胡僧來否。布白之少年不悅曰。我因馬小。竟後此僧矣。布問之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藏于君家。女鼻中我奉帝命來取。不意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海賈

天觀中廣南有海賈舟落一所。舟中有一老于海者。曰。此海外怪洋也。我曾至此。百怪出沒。幾喪其命。今已矣。夫至暮。天水皆黃濁。忽一山峙水山巔崩。巨聲振厲。激水高丈餘。黑雲亘山橫起。雲中兩朱塔隱隱有光。老者趣移舟曰。

難得識

人為鬼  
鬼為人

是龍怪也。令眾持弓矢滿引。鳴鉦鼓齊噪而行。一巨人長丈餘。出水面持金剛杵來。眾齊聲誦觀音授經文。乃沒。老者曰。此不宜夜泊。盍入怪港。指示篙師。水迅急。轉盼即到。磴泊港心。風止月明。老者今搏飯數百枚。或問其故。老者不應。忽大舟戕然來。擲飯與之。且唾且罵。彼人爭奪而食。少頃舟益多。或出或沒。擲飯如前。約四更始散。老者曰。是皆覆舟鬼也。月中無影。常視舟行。求食者。將曉張帆前進。忽覺水氣腥穢。大蟒千百出沒波間。將舟浮至高岨。隆然如山。多荆棘。少壯數人登之。以問途。行四五里。見長城橫亘。不知所極。高百尺。到一門。兩巨人坐門下。各持眾髻挂。

既拚命  
何憂百  
怪

可以作異可以此也夫

于大木杪入門。携火盆出。取一人炙焦黑。分食之。旋携盆入。眾乘其入也。悉斷髮沿水疾走。老者亦不之識也。適幸風便。猶數月到家。

人風思

不願感大無... 風五日... 轉... 昔曰... 衣箱... 張...

新鐫玉茗堂批選續豔異編卷十六

定數部

○盧生

李弘農令之女盧生聘之矣。及吉日。女巫謂夫人曰：佳婿。盧郎信長髯者乎？夫人曰：然。女巫曰：是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形中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女今夕得適人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云非盧郎也？巫曰：我亦不識也。舉家怒巫而逐之。及盧親迎，見女忽驚而奔。眾賓追之，不返。李弘農素負氣，不勝其憤，且恃女容可人，盡邀客入，呼女出拜，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今不覲面人。

夫人問得徑捷

是亦豪舉

續豐異錄 卷十六  
且以為獸形也。眾皆憤歎。弘農曰：此如已奉見矣。如有能聘者，願應。今夕佳期，鄭任為盧之僮，在焉隨起拜成禮。家眾視其貌，即巫之所言也。後鄭任逢盧，問其故。盧曰：兩眼赤且大如盞牙，長數寸，出口兩角，寧不驚而奔乎？鄭素盧相善，乃出妻以示之。盧大慚而退。

○李君

江陵副使李君未第時，于華陰店中見白衣人與之圍爐飲啜，隨與同行。至昭應，白衣人曰：凡事預定不可多求。君欲知後事，當留一筆，乃書三封，題緘云甚急，則開之。遂謝別而去。後連求第不得，且無資糧，乃開書一封，則曰：青龍

李君亦非凡之入也

寺門前坐遂往。已晚矣，坐良久，不敢歸。適寺僧將閉門，見李君延入，熟視久之，曰：得非松滋李長官之子乎？李君曰：然。僧曰：長君我故舊也，曾有錢二千貫寄在我處，今還付郎君，幸之幸矣。明日李君載而行，遂為富室。後又不第，進退兩難，再開書一封，則曰：西市鞦韆行頭坐，即往坐樓飲。適樓下有議將錢買科甲者，問之曰：曾有願出錢一千貫買及第者約之，不至所以主試郎君在此。李君即自買之。及第官至殿中，江陵副使後患心痛危急，開第三封書，則曰：可處置家事矣。由是遂卒。

○李行脩

一生都是命安非信哉

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久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脩亦深所鞠愛如已之同氣元和中有名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鄴論親諸族人在洛下時行脩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請行脩為儻是夜禮竟行脩昏然而寐夢已之再娶其婦即王氏之幼妹行脩驚覺甚惡之遽命駕而歸入門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于厨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已之夢尤惡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疾終王公悲慟且極遂有書疏意託行脩續親

兩夢相合奇哉

不作行脩

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秘書衛隨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鑒言事屢中忽謂行脩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見夫人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不納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泗兵討之行脩緩轡出關程次稠桑驛已聞勅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逆曛暝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脩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為鄉里所敬行脩忽悟衛秘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見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便去左右

好主意

這等便

屣屣由一徑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  
 叢林老人止于路隅謂行脩曰十一郎但于林下呼妙子  
 必有人應應即答云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  
 妻行脩如王老教呼于林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入  
 有頃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  
 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焉行脩觀之迅疾如馬須臾與  
 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與女子並馳依依如抵西南  
 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有門仍  
 云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宮則賢夫人所居內有所觀  
 必趨而過慎勿怪行脩心記之循西廊見朱裏緹幕下燈

此時此  
 情將謂  
 物非人  
 舉耶物  
 亦如與  
 將謂人  
 非物是  
 耶人亦  
 不假真  
 奇真奇

明其內有橫眸寸餘數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  
 及院果見行脩十數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脩前拜  
 乃齋一榻云十一郎請坐娘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  
 嘗與行脩備治疾皂篋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  
 是青衣持湯令行脩暖焉即宛似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  
 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脩方欲伸離恨之久王氏固止之  
 曰今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  
 但得納小妹鞠養即于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  
 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聲甚切行脩食卒  
 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措大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

始信人  
非物亦  
非也

枝同行有頃却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  
豈不如意乎行脩答曰然老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  
行脩亦如其教行脩困憊甚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  
曰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脩却至逆旅  
壁缸熒熒檝馬啖芻如故僕夫等皆憊熟寐老人因辭而  
去行脩心憤然一嘔所飲早筴子湯出焉時王公亡移鎮  
江西矣從是行脩續王氏之婚後官至諫議大夫

○盧求

揚嗣復李翱之妹壻也盧求者翱之子壻也嗣復主試時  
盧求不第翱典合肥郡識一道士奇之令備奏章問盧功

功名類  
定奏章  
亦不必  
請也

不報于  
子而報  
于外孫  
報之奇

名焉道士乃飲酒數斗稍寢整衣北拜對案手疏二緘授  
翱曰有主試方開小緘見榜方開大緘不可錯亂及定主  
試仍揚嗣復也小緘云裴頭黃尾三求六李翱亦未知盧  
求之果得功名否也及張榜狀元卽裴求也盧求次之榜  
末者黃駕也翱始開大緘緘中並無他說但抄錄所張之  
榜耳翱益奇敬之後翱領襄陽道士復來曰公之政美當  
有善報盍出子女示之既視翱子乃曰不及公矣又曰三  
女皆貴人母也外孫必皆宰輔後果盧求子盧攜鄭亞子  
鄭畋杜審權子杜讓能皆官將相

○秀師言記

僧達者也所以得葬崔何不送

唐建中末崔晤李仁鈞表兄弟也同候調京師薦福寺一僧名神秀曉陰陽術崔李共問已之禍福焉僧不應而私厚禮李曰君今選江南縣甚稱意又六年攝本府糺曹合監刑小僧乞將小僧骸骨葬于瓦棺寺後松林中則僧願也言訖墮淚又曰崔之福已盡此矣崔之孤子君實扶之崔之孤女君之繼室也秘之秘之崔詰朝問李李曰無他說也但云李當作崔之壻耳崔妄其言不信後果僧坐洩官中密事付李笞死李捐俸賃瓦棺寺地築浮圖以葬之未幾一軍伶前白曰一女子求婚于君云君之表姪女也召而問之乃知即崔晤之女也晤已死五六年矣晤子女

因不能糊口乃隨叔曄來至李之任所而曄又不知所之矣李憐而納之曰僧之言信也

○尉遲敬德

隋末太原一書生家隣官庫因穴入之內有金甲人持戈曰此錢數萬貫尉遲公之有也得尉遲帖來任女所取書生乃遍訪之適裸身煨鐵處得尉遲敬德焉尉遲方蓬首煨鍊書生乃伺其歇也拜之曰生貧困乞借君錢五百貫可乎尉遲曰吾打鐵人耳何故侮我生日若能哀憫但賜一帖足矣尉遲大笑即書付之書生以帖至庫金甲人即令書生繫之于梁上而以五百貫與之後敬德立殊功請

信人不可以下料之

見錢財非苟且得者

歸鄉里勅賜錢一庫閱其簿則失五百貫矣主庫者乃于梁上得帖即尉遲之手筆也尉遲大驚召書生問其故而禮之出庫錢聚故舊而分之。

○李公

是罪 食數且 然况干 和乎

唐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以鱠食客鱠未至適一客遽然來曰我能識定數李公曰今日食鱠抑誰不得食者客微笑曰惟足下不得食耳李公不信適京兆尹來召李公趨赴且曰庖人必留鱠以待我及李公歸御鱠將食適屋毀墮盤碎鱠泥竟不得食

○崔潔

適合 其數

太府鄉進士陳彤能知定數崔潔謂其妄不信也同寓長安一日陳謂崔曰我當與汝食鱠於裴公亭崔笑之不應也至午同過天門街逢賣鱠者崔愛其鮮也買之乃謀食所左右曰裴公亭近可食也崔始驚悟謂陳曰解是鱠者誰耶陳曰第一部樂人衣紫者也乃備砧刀待之適衣紫者三四人來熟視鱠曰甚鮮也其一人拊刀砧曰有鱠不能解乎我解之但祈分鱠而已崔謂陳曰彼得食乎陳曰不得食也止有三千里外九品官得食半碗汁耳既解忽人來呼紫衣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樂人紫衣急應呼而去崔陳食鱠畢適延陵縣尉李耿來謁崔索鱠食之止

數更奇



半碗汁矣。李果捧食之而去。

○張太

太亦應  
有福者  
此之何  
益

京師有王四老。繩貫巨萬。張太者其故人之子也。貧無糊口。丐于王門。王遠叱之。王妻曰。叱者誰也。王老曰。故人子也。妻曰。既故人子。不周之而叱之何哉。遂呼太禮食。教之話言。助之十金。曰。以是貿易。慎毋妄費。太亦能警省。王老亦頗愛之。遣姪隨太。販木荆南。奈江行甚遲。二子謀先陸。一夕月下。見水面有缸盛物。自遠浮來。其行如飛。二子攬之。缸流不止。止得缸半片。明夕舍于田翁。田翁曰。得非張太平乎。太曰。子何以知我也。翁曰。昨夕得一缸金銀。內

信哉臨  
財無荷  
得

造化定  
數如是  
不爽可  
畏也

有一銀牌。曰。張太應得五百金。故供候久矣。隨以五百金還張太。復出五十金贈之。太不受。翁乃作餅五十。每餅藏銀一兩。送之二子。途中渴甚。乞漿。一田婦欣然與之。二子銜感。以五十餅酬之。婦隨以一付兒。以四十九示夫。夫曰。盍同一雞。攜送汝父。告借銀息。肩可乎。婦之父。即得缸之田翁也。翁笑曰。餅中五十金。不受。反來告貸。耶。婦驚。將兒手中餅開之。則又無銀者。翁究其故。乃知妻作餅時。偶有一餅失置。銀者翁乃歎曰。數也。命也。不可強也。予女十金而遣之。



有何不可

情濃易地之名情可知矣

感妬

此月餘來無虛夕。忽謂子曰。有言欲啓。得無相猜乎。子固請說之。乃曰。我長史亡女也。今當更生。爲汝之妻。汝當白我家尊。開棺。使我得面承霜露。可耳。子以告父。廣廣卽達長史。長史不信。子更苦求之。長史怒。長史夫妻同夢。女有言。乃信之。開棺視之。面如生。乃幃幄置棺。守焉。達旦能飲。數日依然如舊。擇吉遂于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以禮會村名其地焉。

○麗春

麗春者唐韋諷祖母之美婢也。祖母妬之。乘夫他出。生理麗春于園中。至韋諷時。已九十年矣。諷好園事。鋤地見髮。

說得有

更有理

又有理

掘之。乃麗春也。眉目漸開。已而前來拜諷曰。麗春初蒙冤死。卽被二黑人引至一王府。春亦不敢自訴。而陰府已經知悉。減主母十一年祿。以與春。乃付判官處分。適判官去職。此事遂寢。九十年矣。蓋陰司亦以下人故。不急也。昨天官來。按幽司積滯者。皆決遣。春是以得生。諷問曰。天官何狀。曰。絳衣赤冠。如今道士一也。又問曰。汝屍何得不毀。曰。冥事未結。屍不毀也。蓋地畛主以藥傳之耳。諷遂以爲室。相道幽冥事。勸諷脩德。曰。天報之以福信也。勸諷脩煉。曰。入仙之路。福之福也。嗣後數年。忽失諷春所在。

○秋英

幸而復  
生又幸  
而得妻  
表兄之  
恩大矣  
哉

何不曰  
外况賜

臨海樂安章汎年二十死經日而甦乃曰吾之外兄即天  
曹主也吾是以得免不惟免吾身并一女子名秋英者吾  
亦乞免之矣其女即與我同歸日暮路宿共枕約以夫婦  
當訪問之彼云吳縣烏門臨瀆徐家門前有倒棗樹者至  
其所問秋英主人亦心知矣陽為不知者而遞示以婢數  
人汎曰皆非也乃出秋英示之遂成婚生子曰天賜

○郟惠連

大曆中山陽人郟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為河朔官遂  
從居清河父沒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既  
免喪表授樟南尉歲餘一夕獨處于堂忽見一人繡衣佩

富貴逼  
人只是  
觀的

件件赫  
奕叙次  
錯落參  
差大有  
古致

乃趨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為司命主者以冊立  
閻波羅王即以錦紋箱貯書進于惠連曰此上帝命也輔  
用瓊鈿標以紋鈞又象笏紫綬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喜  
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于前軒有相者達人  
贊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  
器趨入羅為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為使之吏敢以  
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于前相者又曰五嶽衛兵主將復  
有百餘人趨入羅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  
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厨膳  
吏近數百輩皆趨而至有項相者曰諸嶽衛兵及禮器樂

好照  
應

榮耀

懸車輿乘馬等請使躬自閱之惠連曰諸獄衛兵安在對曰自有所自耳惠連即命駕于是控一白馬至具以金玉其薰引控御從輩皆向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驅引惠連東北而去傳呼甚嚴可行數里兵至萬餘或騎或步盡介金執戈列于路槍槊旗旆文繡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人皆衣綠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幣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既升階據几而坐俄綠衣者十輩各齎簿書請惠連判署已而相者引惠連于東廡下一院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盡致于榻上以黃紋吧蔽之其榻繞四墉又有玉冊用紫金

填字似篆籀書盤屈若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閻波羅王之冊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畫一冊為閻波羅王禮甚重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為司命主者統冊立使其幸列賓掾故得侍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標冠獄瀆總幽冥之務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連思曰吾行冊禮于幽冥豈非身已死乎父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為念乎惠連曰然府掾曰冊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

灑悟

至崇幸不以幽顯為恨言訖遂起惠連即命駕出行而昏  
然若醉者即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纔曉驚歎且久  
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為遺命又白于縣令  
令曹某不信惠連遂湯沐具紳冕臥于榻是夕縣吏數輩  
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  
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歎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  
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

○蒼壁

蒼壁性聰慧唐李林甫之愛僕也暴死而甦以告林甫曰  
我初見門首儀仗擁一貴人如君上者方窺視之即被後

儼然可

人君  
惡之報  
且如此  
不爽况  
凡人乎

人擒去至一奇山一大樓下望見殿上珠簾碧玉案道服  
白玉冠殿下仗衛千人即門首貴人也一朱衣人奏一文  
簿備載安祿山顛末貴人曰唐君之祚絕而唐君之壽未  
絕何也朱衣對曰唐君奢侈所以絕祚獨不好殺所以壽  
不絕也貴人曰繼安祿山者不一偽主無令多殺以傷帝  
心今李林甫楊國忠等宜蚤追之母殘民也朱衣曰諾少  
頃又一朱衣奏一文簿乃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  
大臣全具者貴人曰但可惜秦世民耳乃召蒼壁曰汝語  
林甫速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言訖遣人送我我由  
是復醒初不知身之死但覺身之歸也林甫由是恣酒色

何不早  
回頭

不視事。

新鐫玉茗堂批選續豔異編卷十七

新鐫玉茗堂批選續豔異編卷十八

冤報部

○盧氏

上谷侯生妻韓氏夢黃衣數輩召至官署軒宇華壯人物極衆隨引至一院院主青衣危冠方履狀甚峻峙左右數百韓氏再拜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為首飾門外而來自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怒曰我前身嘗為子誣告使吾野死非仇敵乎今我訴帝且欲雪冤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懼而辨

對得甚好

照錄

前世事  
即今世  
事今世  
事未必  
非前世  
事也

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謂盧氏曰：汝之冤固如是，然韓氏未當死，不可為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行未數里，忽若驚，而是夢醒矣。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沮喪，若抱疾者。侯生訊之，以告。後韓氏又夢盧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疾甚，遂卒。侯生竊歎異，未嘗告人。後旅遊襄漢，復妻蕭氏。蕭氏嘗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為首飾，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孩提時為伯舅見，念命為已女，故以盧為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

○綠翹

女僮反  
能取敬

貞  
節中發  
出  
即是天  
理昭然  
會  
第二相

唐咸通戊子，西京咸宜觀有女道士名魚玄機，字幼微者，色麗能文，尤善吟咏，人多私焉。綠翹者，即其女僮也，亦聰慧，有色而性貞，節人咸敬之。玄機適隣院，有訪玄機者，即玄機之私暱也。聞玄機出，即策馬而迴。綠翹亦未之面也。玄機歸，疑綠翹與之通也，迨更餘，扃戶裸而答之數百，將死，請杯水，酌地曰：今必死矣，無天則無可訴，若有誰能禁我言訖，命絕。機瘞之于後庭，自謂無人知者，不意人之多踪跡。綠翹也。機應之曰：逃矣，而人疑益甚。客宴于機室，見瘞地，蒼蠅蝟集視之，則血痕存焉。且腥也。客私語僕，僕歸語兄，僕兄府卒也。而素不悅機者，聞之，即至觀，觀門有數



冤魂不

人聚語綠翹事者僕兄引之同發綠翹之屍則貌猶如生也報官伏罪而朝士尤多袒機者機獄中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獨府尊上表求決言甚真懇是秋竟梟首示衆

○王士真

八字中有取死道在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游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為詩歌人頗稱之屢為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于擊鞠飲酒皆號為能雅為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

暗裏冤家出其不意

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波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為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于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不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于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視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覩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

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于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于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物，常馳馬擊弓，往還于大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少年，鞭一駿驢，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墮于崖下，即疾驅其驢，至逆旅，解其囊，得緡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致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夕君侯命以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朝。

如此相報，願足相當，倘有奇報。

者不止一人，死後恐更有奇報。

殺者非李生也，乃假手于李生者也。誰請造化，無權哉。

夕令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為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為託。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取李某首，左右即于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于郡齋，酒醉，太守因懽而訊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吾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焉。

○軍使女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于京師與軍使隣

何復

居軍使女美窺見之賂左右誘而竊之以逃軍使告官且  
以上聞詔遣萬年縣捕賊官乘適追逐武舟自鞏縣聞懼  
不免飲女酒解琵琶絃以縊之沉于河明日詔使至搜之  
不得此武少時事也及病甚有道士從峨嵋山來謁武素  
不信巫祝之類門者拒之道士曰吾望君府鬼祟氣橫所  
以遠來門者納之未至階自為呵叱論辨久之謂武曰君  
有宿冤君知之乎武曰無之道士曰階前窺女年十六七  
頸繫一絃者誰乎武叩首曰有之奈何道士曰彼云欲面  
盍自求解乃灑掃堂中令武齋戒正笏立檻內一童獨侍  
檻外道士坐于堂外行法另灑掃東閣垂簾以俟女至良

真形見

說得有

無可奈何

久閣中有聲道士曰娘子可出其女被髮頸絃褰簾而出  
及堂門約髮拜武武驚慚掩面女曰妾雖失行無負于公  
公何太忍縱欲逃罪何必忍殺含冤已久訴帝得伸武悔  
謝求免道士亦為之請女曰事經上帝已三十年矣期在  
明晚言無益也遂轉身還閣未至簾而失其形矣道士謝  
去武乃處置家事明晚遂卒。

○唐紹

唐給事中唐紹能記憶前生事獨善視里中李邈雖事親  
不之若也人皆異之邈亦不知其故及開元初驪山講武  
之昨日召家人曰李邈者前生被我殺之犬也我前生為

有先見

苦哉

天又作

祭寧不

以受鬱

于姑者

盡洩于

犬哉

灞陵王氏婦。姑嚴而吾年十七。于冬。至夜奉姑命主饌。憊甚。姑又命我縫羅裙。倦燈忙鍼。周章不暇。適犬自外衝扉。擊燈。油仆。叱之。犬走突扉。扉闔。犬不得出。伏于床下。舉火。則見裙之盡油也。懼甚。乃以剪刀刺犬于床下。折剪一股。以一股又刺之。犬斃。又二年而我卒。遂生于此。明日之死。蓋緣報也。執刀者。其李邈乎。及明日講武。唐紹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而郭元振遽令紹奏畢。帝怒。將斬元振。眾請元振有功。乃斬紹。李邈行戮。初刀折。亦易刀焉。紹妻子因是駭愕。

○滿少卿

俊句

滿生少卿者。失其名。世為淮南望族。生獨跡弛。不羈浪游。四方至鄭圃。依豪家。久之。覺主人倦客。聞知舊出鎮長安。往投謁。則已罷去。歸次中牟。適故人為主簿。賙之。不能足。又轉而西。抵鳳翔。窮冬。雪寒。饑臥寓舍。鄰叟焦大郎見而惻然。飯之。旬日不厭。生感幸。過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餘。哀君逆旅披褐。故量相濟。非有他意也。生又拜。幸異時或有進。不敢忘報。自是日諧其家。親昵無間。杯酒流宕。輒通其室女。既而事露。慚愧無所容。大郎叱責之曰。吾與汝本不相知。過為拯拔。何所為不義。若此。豈士君子行哉。業已爾。雖悔何及。吾女亦不為無過。若能遂為婚。吾亦不復

現在相  
報如此  
可恨

焦氏倚  
生爲泰  
山生未  
必不輕  
焦氏于  
焉毛也

言生叩頭謝罪願從命既成婚夫婦相得歡甚居二年  
進士第甫唱名即歸綠袍槐簡跪于外舅前隣里爭持羊  
酒往賀歆艷誇詫生連夕燕飲然後調官將戒行謂妻曰  
我得美官便來取汝并迎丈人俱東焦氏本市井人謂生  
富貴可俯給便不事生理且厚贖厥壻貲產半空生至京  
得東海尉會宗人有在京者與相遇喜其成名拉之還鄉  
生甚不欲託辭以拒宗人罵曰書生登科名可不歸展墳  
墓乎命僕負其囊裝足赴舟生不得已而行到家逾月其  
叔父曰汝父母俱亡壯而未娶宜思嗣續計吾爲汝求宋  
都朱從簡大夫次女今事諧矣汝需次尚歲餘先須畢姻

痴心女  
子負心  
漢  
棄人因  
棄物

徐爲赴官計叔性嚴毅歷顯官且爲族長生素敬畏不敢  
違抗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懼數日忽幡然改曰彼焦氏非  
以禮合况門戶寒微豈真吾偶哉異時來通消息以禮遣  
之足矣遂娶于朱朱女美好而奩具頗厚生亦甚適凡焦  
氏女所遺香囊巾帕悉焚棄之常慮其來而杳不聞問如  
是幾二十年累官鴻臚少卿出知齊州視印三日偶攜家  
人子散步後堂有兩青衣自別院右舍出逢生輒趨避生  
追視之一婦人着冠帔褰帷出乃焦氏也生惶懼失措焦  
泫然泣曰一別二十年向來婉孌之情略不相念汝真忍  
人也生不暇扣其所從來具以實告焦氏曰吾知之久矣

出語太  
甘反難  
取信

吾父已死兄弟不肖鄉里無所依千里相投前一日方至此為閻者所拒懇祈再三僅得托足今一身孤單茫無棲泊汝既有嘉耦吾得備側室竟此餘生以奉事君子及尊夫人足矣前事不復校也語畢長慟生軟語慰藉之且畏彰聞于外乃以語朱氏未素賢淑欣然迎歸待之如妹越兩旬生微醉詣其室寢明日門不啓家人趨起視之則反扃其戶寂若無人破壁而入生死牖下口鼻流血焦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氏夢焦曰滿生受我家厚恩而負心若此自其去後吾抱恨而死我父相繼淪沒年移歲遷方獲報怨此已幽府伸訴逮証矣朱未及問而寤但護喪樞南還耳

新編玉茗堂批選續豔異編卷十九

草木部

○妖柳傳

熙寧間福人陶象以令至秀州攜子希侃游學希侃美丰姿尚詼謔涉山水而怡情侶花酒以適意長吟獨咏慕景興懷慨然有超天下志而功名事不足挂齒也一日道經會稽泊舟山下時微風樓林淡月漾水希侃不能成寐起未數步而山鍾野笛又飄然交送于耳正欲假律一賦獨得香氣已忽忽入息矣疑盼間一娉婷參前陶生驚謂曰夢耶崇耶妖曰羨君高懷特伴幽獨生問其居址遠近妖

題七

逸致可

山林中  
趣味說  
來津  
可聽

答曰門岬壁石顧在咫尺青山我主人菱葑我鄰比也生  
曰獨居荒寂得無至此一遣乎妖曰非也送月迎風何居  
之獨啼鶯語燕何荒之寂日飄搖于煙水之鄉無所鬱也  
又何假于一遣乎陶因微笑牽妖袖僉坐月中引身私之  
妖亦不拒因問生曰操帆徒涉碌碌何之使得久畱當堅  
永約生曰此衷願耳奈家尊赴宦且屬意鄙身固難舍也  
妖憮然歔歔曰君猶未知乎青苗梗法荆棘當途政殆者  
有投林之想矣君乃欲為風中之樹耶生曰拙哉子言將  
使我埋光丘壑乎妖曰徒木南門者孰與種梅孤山之為  
逸看花長安者何如摘菊籬下之為高孰謂丘壑非賢者

物妖思  
立身後  
清名難  
有

事哉生曰是固然但君子疾泯泯耳妖笑曰王庭三槐竇  
家五桂不可謂不芬馥也今未幾而雨露淒涼凋殘相繼  
甚者將軍之大樹斧斤及之矣何赫赫足云生曰苟能遺  
芳是亦可也何必較身後之遇妖曰不然也顧所處何如  
耳茹芝四老子採薇二餓夫自身已後其來不知幾許時  
矣而商山首陽之秀號至今與霜松雪竹同清未聞榮前  
而悴後者何耶生又曰聖于清者不足論矣若中人已上  
而身無一遇如虛生何妖曰此又不可強也試以吾輩言  
之有步生蓮花者有粧飛梅萼者寵愛何其殷也有蒸梨  
見逐者有啖棗求去者疎斥何其甚也謂是其色弗若歟

續楚辭編

卷之九

七

女中豪傑

非然也。夫婦女且爾，而况丈夫乎？故天苟遇我，則廟棟堂梁，天不我遇，則塗塹泥櫟，遇不遇，命也。君謂由人乎？哉！不然，渭之釣叟，傳之築傭，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則一竿一版，朽爛濱巖之下，老死無聞矣。故曰：遇又不可強也。生勃然曰：信如子言，甘與庸庸者伍，何以自別歟？妖曰：豈有異哉？杏園一宴，桃李春官，雖與臣艸莽友，蓬蒿者不若。及其南柯夢後，衰艸荒榛，寒烟暮雨，同一丘耳。孰分梧櫟之與，臧棘乎？生曰：世之急功名者，何限，而子獨以忤衆者願我，何也？妖曰：妾非願君欲悟君耳。正以此輩為可鄙也。垂涎富貴者，不啻望梅之渴，妄想功名者，孰無松夢之思。攘攘

熱鬧中  
現出清  
涼世界  
的。是醒  
語

說功不  
富貴一  
切俱令  
天雄心  
反冷

營營爭枝，匝樹雖忙，逐槐塵而不惜禍。甘桃實而莫知彼，將謂可根深蒂固也。豈知桑榆之景易窮，艸頭之露易涸。華茂未幾枯稿，隨至方將宴笑堂中，而長夜之室人已為我築矣。悲思此景，願將何屬乎？生曰：人孰無死也，必欲高潔以逃之，不幾于固耶？妖曰：死固難免，但當值此死耳。苟徒朝求井上之李，暮拔園中之葵，勞苦迎合，驅馳世途，憂憤迭興，驚疑靡一。遑遑然無俄頃之舒眉坦腹人，而至此縱廟栢成龍，雷陽感竹，終無益也。而况未必得此者乎？若夫托赤松以遨遊，隱橘中以行樂，餐菊英，紉蘭佩，逍遙于塢之北，溪之南，與木石通情，猿鶴同夢，雖片月浮雲不足



真是樂  
境世人  
自不悟  
丑

影若  
有起  
柳

友二  
倫說得

如此冷  
落真助  
破世情  
著

憂樂不  
分爲兩  
看得脫  
花

以喻其閑飛花流水莫能以狀其適。天地至樂。斯人久享  
歷焉。誠所謂時可當日。而日可猶年者。亦將與恒人論歲  
月乎。以此評死。果孰值而孰負耶。生喜曰。不期一話足開  
心胸。子殆非山家者。流歎而何其典達也。妖復低容促膝  
曰。章臺舊裔。日微漢禁。隋堤風光。非昔霸陵之門戶。問者  
疎而隨者少也。行行種種。無非攀愁送恨之情。故特僑寓  
以避此耳。生歎曰。然才容兼妙。無怪乎不屑事人也。妖又  
太息曰。張君一別。腰緊眉粗。眠臥含情。春秋虛度。連理之  
樂。殆不可復望于今矣。生曰。然則有兄弟否。妖曰。紫荆伐  
後。箕豆相剪者多也。念本連枝者。誰歟。生曰。既爾孤獨。曷

求一友乎。妖曰。金蘭契絕。勢利成風。負荆人遙。青松落色。  
當今之世。而欲所求乎友。非賣則擠矣。生曰。若然。則人可  
絕乎。吾恐不如是之甚也。妖曰。殆有甚焉。朝廷鮮勝任之  
良幹。郡縣乏敷惠之甘棠。趙家喬木。爲庸材輩。寒而蠹也。  
數矣。又且放王呂之牛羊。株連善類。顛仆之禍。行將切于  
本根。一木豈能支哉。生曰。子誠熟識世故者。然今茲之處  
樂耶。憂耶。妖曰。方其淒風寒雨。杏褪桃殘。山路蕭條。愁雲  
十里。苔荒蘚敗。情颺魂銷。不可謂無憂也。及其芳洲晴煖。  
一簇翠煙。畫舫玉驄。酒旗搖映。又或送夕陽。挂新月。暮蟬  
數咽。野鳥一鳴。萬縷春光。心怡意適。殆不知造物之有盡

續益異編

卷九

四

也夫誰曰不樂乎。生笑曰：樂則樂矣，第少一知心也。奈何？妖亦笑曰：安排青眼窺人多矣，無如郎君是以不辭。李下私嫌，竟赴桑間密約，且惓惓為君道也。生挽其手曰：咀嚼卿言，不覺俗心頓破，但不能置此身耳。妖曰：是不難，即當潛名澗壑，俯結松蘿，寄跡雲霞，永聯絲木，襟披楊柳之風，步緩梧桐之月，山樵泉飲，快一塵于無驚，鶴伴鷗賓，洗星溜于不染，上蹤莘野之孤犁，春田清霽，下續桐江之一線。秋水寒潭，拄杖穿花，一無留念，攜壺藉艸，百不關情，惟夢繞乎松杉，據弄牀頭之笛，日心飛于蘭桂，移彈石上之琴。誠可謂神仙中人，不特與竹林而較勝，風塵外物，直將與

陶生為  
數點破

直是達  
至高人

妙觀

樣樣看  
破獨此  
看不破  
奈何

桃源而爭芳者也。何必喘慕紫薇之臺閣，肩捭黃棘之門墻，韁鎖情懷，桎梏手足，以自取辱哉？生見其言詞流發，博洽多聞，豔冶括目，嫋娜醉心意，必仙種也。感慕益切，復取舟中行禱，鋪松陰之下，欲求再會，交接間，極盡情事，起與生別，雞三唱矣。生因請其姓，妖答曰：不必牽衣問阿嬌，幽情久已屬長條。禹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夜舞腰。生溺于欲，竟不詳其意而散。明日象欲發泊，生意逗延不進，夜果復來，生乃匿之舟中，欲與之任，妖艷然不許曰：妾奉蒲姿于君者，實欲與君開綠野之堂，結白蓮之社，採武安之藥，種邵平之瓜，冷澹巖雲湖水中也。顧可自蹈危機，為人

振落剪拂甚哉妾所不願也。已生情不能舍，哀哀懇乞，約以送至家尊，即當與俱。此山請之再四，乃從。及抵秀年餘，希侃忽遘異疾，不可救療。會元淨法師過秀，令象亟詣告之。師乃除地為壇，設觀音像，取楊柳灑水呪之，結跏趺坐。引妖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妖答曰：會稽之東，汴山之陽，是我之宅。古木蒼蒼，師曰：噫，兒蓋柳也。吾嘗聞是兒返性矣，不道其復為幻也。妖乃輾然笑曰：陶君有緣，兒將教以不死之術，非祟也。師不能窘，為宣楞嚴秘密神呪，令痛自悔恨，母為物邪所轉，于是號泣請去。復謂陶生曰：久與子遊，何忍遽舍，願觴為別。即相對引滿作詩泣曰：仲冬二

七是良時，江上多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思。遂去不復見，生疾亦尋愈。方知其妖柳也。故所論議皆花木之事，然鑿鑿造理者也。因悟其言改名希靖，不求仕進，歸家享年壽云。

薛稷

薛稷，河東人。幼時于牕櫺內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獨步中庭。歎曰：良人負笈遊學，艱于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惋。因吟：「日夜深，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流。明月將舒三五候，向來別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之微笑。復淚下。吟曰：「獨自開箱覓素紈，聊將彩筆寫芳蘭。與郎圖

花容本如女花態復優閑獨步中庭下何妙觀

好花本多情少年叢蘭生跬步非萬里後先何紛紜

作湘江卷。藏取齋中當臥觀。其音甚細而亮。聞有人聲。遂隱于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久離。必應相念。阻于跬步。不啻萬里。亦歌詩曰。相期踰半載。要約不我踐。居無鄉縣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中夜得相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珊然皆寶祿。轉態皆婉變。歡娛非一狀。共協平生願。奈何庭中鳥。迎旦當牕喚。繾綣猶未畢。使我夢魂散。物願無鳥。于時願無旦。與子如一身。此外豈足羨。又歌曰。憶昔初邂逅。玄蟲鳴樹間。雀隲色飲好。鷓鴣又將還。隱几夜不寐。朱火颺青煙。蠹沒紉墳素。藉以開我顏。展轉復反側。傷彼關雎篇。沉吟下階步。四五月方

薄誠靈 慧見花

神花乘 務慧啟 音音若 果花神 設標者 緣何不 得變花 神

殘。嗟哉牛女星。遙遙隔河端。駕機不成疋。服箱良獨難。虛名如有益。敢惜同心肝。歌已仍入叢蘭中。療苦心強記。驚訝久之。自此文藻異常。蓋花神啓之也。一時傳誦。謂二花為夫婦花。

○鄧珪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真元中有鄧珪者。寓居于寺。是歲秋。與朋友數輩會宿。既闔扉。忽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甚。眾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反開其牖。聞有唵嘯之聲。珪不之怪。訊之曰。汝為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縱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亦不當

有胆氣 又夫哉

純亦有  
君子之  
度

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  
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  
願先生未見擯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  
且將為患矣于是緝絲為緝數百尋候其再來系之明夕  
果來又手出牖間珪即以緝系其臂牢不可解聞牖外問  
何罪而見縛其議安在遂引緝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  
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緝系其枝  
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鮮血淋  
漓呻吟之聲宛然

○狄明善

到底不  
失道學  
氣

爺君為  
敢而來  
耶此問  
甚有風  
味

仁和狄明善之海鹽舟至瞰浦六七里天色已曠野無人  
居遙見前村燈明疾趨赴則一酒肆也明善逕入肆門惟  
見一女甚美問曰郎君為飲而來耶明善然之女遂引明  
善至肆後小軒扁曰天香毓秀女又問曰郎君何姓明善  
曰僕姓狄名明善枕之仁和人也敢問芳卿尊姓女曰姓  
桂名淑芳嚴君蚤世族屬凋零故僑居於此以貨酒為生  
耳遂設席與狄對酌明善半醉乃咏桂一律以挑之玉宇  
無塵風露涼連雲老翠吐新黃種分蟾窟根因異名自燕  
山秀出常綴樹粧成金粟子逼人清噴咏沉香今宵欲把  
高枝折分付姮娥自主張女聞而笑曰君之詩其御溝之

秀

紅葉乎。乃相與就寢。極其繾綣。越明日。辭去。女泣曰。君此去難期。倘因事至此處。不吝一見。妾之願也。明善亦歛。而別。明年秋復往訪之。第見豐艸喬林。杳無酒肆。惟一老桂。夾道而花耳。

○周少夫

曹昊。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蚤起。見黃大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天。昊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

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歎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昊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昊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卽此物是也。

○僧智通

臨湍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宴坐。居寒林寂境。非人跡所至處。經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因應曰。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皁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經。至

智通寧  
不心疑

既醉而  
軒收之  
道已

不及且  
爾木心  
如何

五更物為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軒。智通觀之。乃以香匙舉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門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無縫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七寸餘。蓋魁之口。灰火滿其中。光猶熒熒。智通焚之。其怪遂泯。

○翻經臺記

潤州單于忠訪友于江州。寓南門外。時季夏望。乘酒興。步月數里。至一臺邊。臺上有五女子。色富麗。與清瘦。四女子交頰。皆月人來也。吾等當去。一富麗者曰。異鄉人也。無避

焉。忠意必豪門姬妾。遠視不敢登。清瘦者麾忠。上各為禮。將欲告以相啜之意。忽又一人來。貌骨堅剛。謂忠曰。君何來。忠恐其疑。乃曰。乘興月遊。非有心冒突也。斯人笑曰。人生何處不相逢。奚嫌之有。邀相席地而坐。推忠居首。斯人次之。女子各以為序。忠問富麗者姓。女曰。吾姊妹五人。何氏。問清瘦者。女曰。吾姊妹四人。符氏。及斯人。乃曰。吾姓石名平。適聞諸女相啜。予特來分解耳。敢問何也。忠亦曰。未知諸美人出何名門。因何事相競耶。清瘦者曰。予等共適一門。一人姓謝。彼五人恭逢盛時。予四人身當厄運。彼以榮華誚我淒涼。殊不知物各有時。泰極者必否。否極者必

識得造化氣運  
破得人  
事興衰  
不謂妖  
中有此  
卸論

泰。此造化一定之理。彼但知其盛。不知衰。漸至爾。其將來之我也。但見我衰。不知我盛。可待我其既往之爾也。蠢爾了鬢。不識乘除之數。妄為非誦。是以不平耳。不意一時見笑于君子。富麗者默然。內一女子拂綠綃。移玉履。舞而歌曰。妾生長兮水中央。薰風吹兮漣漪香。粉臉嬌兮羞楚娃。纖腰脆兮媿王嬙。珠璣狼籍兮。雨露文章。燦爛兮鴛鴦。弓鞋兮潘妃。誇金剡溪兮。越女墮粧。清風來兮翠梳。明日上兮雕梁。歌悠揚兮。驚姮娥。舞婆娑兮。響瑤璫。笑彼兮剝霜。暴日。委顏兮灰死。艸黃。齊無鹽兮。形質。買臣妻兮行藏。我歌兮丹鳳鳴。我舞兮碧鸞翔。廣寒兮燦燦。輝綵。蘭榭兮拍

大為吾輩吐氣

拍春陽。繼而清瘦中。一女整素髮。拖碧袖。亦舞而歌曰。八月來兮風氣涼。天地廓兮羅空囊。羣菲卸兮。趁東流。惟孤芳兮。開秋江。迥清芬兮。輕漾颺。弄媚影兮。斜飛陽。臨湘流兮。倚臺粧。承玉露兮。沐容光。清操兮。彷彿懼仙。嬌姿兮。出類花王。適我兮。得意盛時。正爾兮。失所悲傷。監枯枯兮。禦殘蓼。依破蓋兮。搖寒塘。富貴兮。渾如春夢。矜詡兮。倏爾徬徨。天道兮。消息自然。物理兮。盛衰靡常。歎么麼兮。罔識化機。得融和兮。頓肆輕狂。餘韻未絕。車聲軋軋。皆驚曰。家人來。各宜散去。忠慮其家人見以致禍。不顧而走。至寓麗譙。已三更矣。愛其詞新。記而錄之。明日再往孤臺。悄然題



應四  
字解得  
明白

曰翻經臺忠思一統志言謝靈運作翻經臺于江州是也  
臺邊有小池荷花五柄池北溪畔芙蓉四株忠始悟富麗  
女子五人姓何者荷也清瘦女子四人姓符者芙蓉也荷  
及時向榮芙蓉失時未茂花神各相譏笑耳比至一頽亭  
中見有石卓鐫圍碁局乃知石平者枰也覓土人問之臺  
池果謝靈運所創昨夜乘車而過者靈運之流裔謝大郎  
云

○海月樓記

嘉興朱士元年二十餘丰神飄逸遊興頗濃一日道經南  
城下仲夏夕也鬱蒸恍忽至海月樓西竟迷去路心正驚

疑忽有一女童施禮于前曰奉主母命邀先生過山避暑  
朱曰素不相識得非邀之錯耶女童曰至當自知幸無見  
却朱與偕行但見夾路清陰仰視前林樹生絳果可羨朱  
自念生長郡內不知有此佳境更進半里入一洞門遙望  
樓臺度一石橋方抵其處屏後出一女子上下綠衣脂唇  
粉面降階而迎引入內室坐定女童進茶畢朱問女姓氏  
女笑曰妾褚遂良之裔邀君欲了夙緣也頃間設宴酒殺  
羅列女童捧一水晶盤盛絳果狀如楊梅其色略淡鮮圓  
可愛二人暢飲以絳果奉朱即命女童歌賀新郎詞以侑  
觴詞曰花柳却炎蒸運神工重樓疊宇頃刻間成綠水青

山多宛轉免教燕駭鶯驚，看來無異到神京。慮只慮佳期不定，天從人願邂逅多情相引處，珮環聲等閒回首遠。蓬瀛呼小玉敬陳絳果，謾薦蘭羹須信是瓊漿。一飲頓令百感俱生，且休道塵緣易盡，縱然雲收雨散琵琶峽，依舊風月交明。此會果非輕，酒闌就枕曲盡魚水之歡，逮晨朱謂女曰：生承款愛甚欲留連，但吾父甚嚴欲即歸，以免深罪。與卿再圖後會耳。女曰：靈境難逢，佳期易失，妾因夙緣未了，故委身耳。正擬久聚何即去乎？朱復懇辭，女仍設席復出絳果，將行時出一軸展於几，寫詩三絕以贈，乃揮淚而別。詩曰：壺天移傍郡城壕，雲自飛揚鶴自巢。千載偶偕

塵世願，絳桃花下共吹簫。又云：澗水沿流出鳳臺，引將劉阮入山來。郎懷何事難拘束，謾被東風吹得開。三云：陽臺後會已無期，眉上雲橫不自知。那更靈官傳曉令，含情騎鵠強題詩。朱攜詩軸出洞，忽狂風大作，飛沙眯目，不覺失足墮于山下，乃顛仆城隅，宛若夢覺歸。而其父喚朱夜宿于外，欲責朱，乃出軸詩呈父，父不之信，令人蹤跡其地，唯有一石橋，過橋豐林，左有楮樹一株，絳果纍纍，他無所有。女乃楮樹之精，其頻頻奉絳果，蓋即所結之實。世所謂楮桃云。

○蘇昌遠

非花媚  
人人媚  
花也何  
獨時人  
強而所  
之哉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  
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艷  
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  
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系殷勤或一日見檻  
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  
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焦氏

馮漢字天章為吳學生居闔門石牌巷一小齋庭前雜植  
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  
綠衣翠裳映牕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斂衽拜曰兒焦氏也

能感僧  
而不能  
感漢者  
何哉信  
人自感  
耳

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  
驚疑其非人起挽衣將執之女忙迫絕衣而去漢執得一  
羃角以置所臥蓆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隣  
僧菴中移一本植于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  
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為怪惑死數  
僧矣

野廟花神記

河陽鉅邑也去城數里舊有真君廟在南向塑真君像坐  
堂之中衛以衆將狀貌凜凜類公署然堂之堦下兩傍好  
事者為植辛夷麗春玉蕊含笑四名花廟既偉傑花復幽

麗觀者竊心賞矣一日儒士姚姓諱天麟者河陽人也因訪友遠出及歸未入郭而天色已昏黑矣退無所及進無所之倉皇引望遙見一古林奔赴之見林內有屋數椽意必民居也忙步謁其門及至有一蒼頭佇立于門外天麟揖而扣之曰此非旅館乎蒼頭笑曰誤矣堂堂巨室豈旅館乃爾也天麟曰然則何居蒼頭曰河陽真君之宅天麟遂求蒼頭引見真君蒼頭不拒引天麟入重門至階下乃見一叟幞頭緋衣端坐堂上天麟頓首曰僕河陽布衣姓姚名天麟迷路至此伏乞相容真君揖天麟起謂曰文士勿過爲禮天麟起真君拽之上堂延坐以賓次復命蒼頭

進以酒列以果與天麟對酌酒數行真君沾沾喜頰謂天麟曰家有四姬長于歌舞尤善吟咏欲出以侑觴恐見誚于大方文士也天麟避席謝曰重辱雅贖敢謂誚乎真君召之少頃四姬出見容色倍常態纖纖若仙侶謫降者真君首命賦詩四姬請題真君曰各以若名爲題可也其一姬名辛夷自吟曰桃杏飄殘春已終芳容新吐玉闌中筆拖紫粉非人力苞拆紅霞似畫工露染清香疑蘸水風吹銛勢欲書空何當折向文房裏一掃千軍陣略雄其二姬名麗春自吟曰一種根株數種花雨餘紅白靜交加精神未數趙飛燕顏色宛如張麗華倦倚春風耽宿酒濕潤曉

露點靈砂，東君自是豪門客。吟對芳叢興覺賒。其三姬名  
玉蕊自吟曰：瓊花柳絮與山礬，名品先賢辨別難。數朶粧  
成冰片皎，千枚劃出雪華寒。唐昌覓種分歸植，仙女尋香  
折取看。回首東君渾不管，狂風滿地玉闌珊。其四姬名含  
笑自吟曰：天與胭脂點絳唇，東風滿面笑津津。芳心自是  
歡情足，醉臉常含喜氣新。傾國有情偏惱客，向陽無語似  
撩人。紅塵多少愁眉者，好入花林結近隣。吟畢，真君命之  
歌，歌罷命之舞。其歌麗曲似鳳轉喬林，舞纖腰卽柳眠紫  
禁。天麟盡歡酩酊，少憩几席間。忽覺天已明矣，視之不見。  
真君四姬所在，獨一泥像儼然廟中堂，題曰：當境上地河

陽真君廟兩傍四種花，則辛夷、麗春、玉蕊、含笑也。天麟驚  
歎而返。

○菊異

和州之舍山別墅，四望寥廓，艸木蕃盛，春花秋鳥，自度歲  
華人亦罕到之者。洪熙間，有士人戴君恩者，適他所路迷，  
偶過其地，疊疊朱門，重重綺閣，煙雲縹緲，望之若畫圖。然  
君恩爲驚訝，謂不當有此華屋也。佇立久之，忽見門內出  
二美人，一衣黃，一衣素，笑迎于君恩前曰：郎君才人也，請  
垂一顧，可乎？君恩悅其人，從之。于是美人前導，君恩後隨，  
歷重門，登崇階，乃至中堂，叙禮，延坐，羅以佳果，飲以醇醪。

情意頗濃而君恩時半酣乃散步于中堂四壁見壁間挂黃白菊二幅花蓋清麗筆端秋色盈盈君恩大悅即顧謂美人曰壁間畫菊甚工不可不贈以句當各吟短律何如于是黃衣美人先吟黃菊曰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救一自義熙人采後冷煙疎雨幾重陽君恩吟曰平生霜露最能禁彭澤陶潛舊賞音蝴蝶不知秋已暮尚穿籬落戀殘金白衣美人吟白菊曰嫩寒籬落數株開露粉吹香入酒杯却笑陶家狂老子良花錯認白衣來君恩吟曰冷香庭院曉霜濃粉蝶飛來不見踪寂寞有誰知晚節秋風江上玉芙蓉三人吟畢撫掌大笑彼此俱忘情矣君

筆意滿疎

指中帶

恩乃從容言曰娘子獨守孤幃寧無覩物傷情之感乎美人笑曰萬物之中惟人最靈覩物傷情之感寧能免乎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永諧琴瑟奚復疑哉是夕二美人與君恩共薦枕席情愛尤加美人戲曰紅葉傳情非銜玉而求售君恩答曰素琴感興非踰墻而相從翌日君恩辭歸美人泣曰恩情未足衾枕未温安忍棄妾而遠去乎君恩曰固不忍舍其如家人之屬目懸切耳去而復來庶幾兩全而無害矣于是黃衣美人出金揜髻以贈別白衣美人出銀鳳釵二股以贈別僉曰好賞二物聊見此衷願郎覩物思人不忘妾于旦暮可也黃衣美人泣吟曰山自青青水

自流臨岐話別不勝愁含陽門外千條柳難繫檀郎欲去  
丹。白。衣。美。人。亦。泣。吟。曰。爲。道。郎。君。赴。遠。行。匆。匆。不。盡。別。離  
情。眼。前。落。葉。紅。如。許。總。是。愁。人。淚。染。成。君。恩。歎。歎。不。及。成  
韻。慰。答。三。人。各。含。淚。而。別。君。恩。歸。第。時。切。眷。注。或。成。夢。寐  
或。形。咏。歎。私。心。喜。不。自。禁。矣。迨。明。年。復。有。故。他。往。道。經。別  
墅。君。恩。謂。可。再。見。美。人。訪。之。則。不。知。所。在。君。恩。驚。以。爲。神

急取揜髮鳳釵視之皆菊之黃白瓣也

新鐫玉茗堂批選續豔異編卷十九

